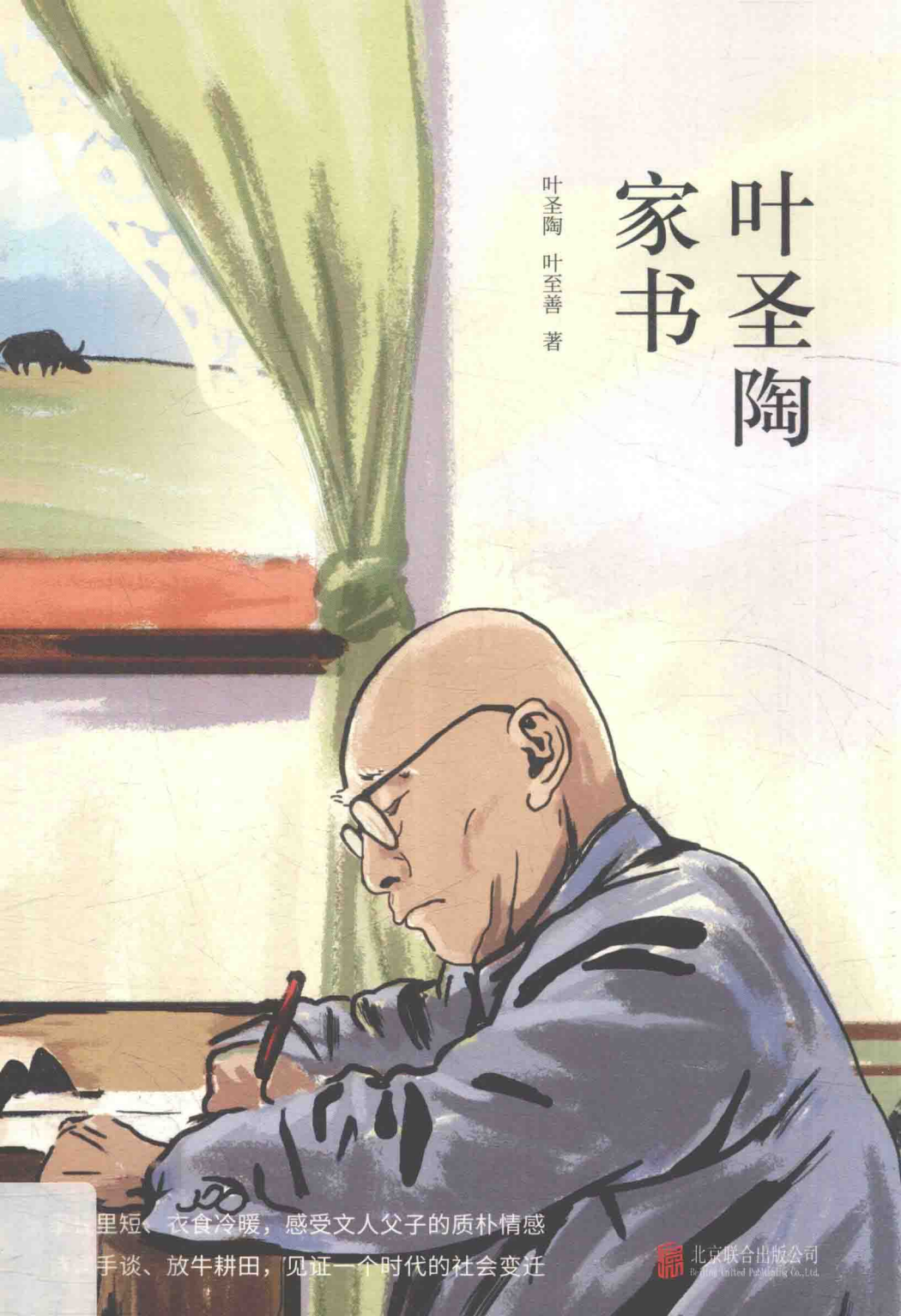


叶圣陶 家书

叶圣陶 叶至善 著



里短、衣食冷暖，感受文人父子的质朴情感
手谈、放牛耕田，见证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叶圣陶家书

叶圣陶 叶至善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圣陶家书 / 叶圣陶, 叶至善著. — 北京: 北京
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 10

ISBN 978-7-5596-2571-7

I. ①叶… II. ①叶… ②叶… III. ①叶圣陶 (1894-1988) — 书信集②叶至善 (1918-2006) — 书信集
IV. ①K825. 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23872号

叶圣陶家书

作 者: 叶圣陶 叶至善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出版策划: 辛 睿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
特约监制: 木易雨田

特约编辑: 王战省

封面设计: 杨祎妹

封面绘图: 吴黛君
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52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571-7

定价: 49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前言

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、作家、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，被誉为“优秀的语言艺术家”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副部长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顾问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，毕生致力于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。叶至善是叶圣陶先生的长子，曾任开明书店编辑。建国后，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兼《中学生》主编，中国青年出版社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、第二届副主席。1969年，叶至善随团中央下放至河南潢川干校，直到1972年才返回北京，这三年多的时间，是叶圣陶与叶至善父子二人分别最久的一段时光。这期间父子二人相隔千里，书来信往，通信近五百多封。

叶圣陶与叶至善先生的这些通信，属于父子之间的家书，在写作之时并无意于发表或让别人阅读，因此，是最纯粹的家信。这一时期，叶圣陶先生已年逾古稀，而叶至善先生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。叶家四世同

堂，但至善先生下放干校，几个孩子插队分散各地，亲人不能团聚，家信便承载了厚重的亲情。一张薄薄的信纸上几句简短的近况，就是亲情最真挚的表达。叶圣陶先生常在信中向叶至善讲述家庭成员的近况：牙牙学语的重孙女送幼儿园了，插队陕西的小孙子当了“赤脚医生”，孙女进厂当了工人，儿媳的疾病有所好转……这些家长里短虽然琐碎日常，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名人家庭的平凡与和睦。信中父子二人还常聊起对子女的教育，关怀鼓励之情、谆谆教诲之意，饱含为人父母的深情厚谊和对人生智慧的教导与传承。

在叶至善先生的信中，时常会讲起在潢川干校的生产生活，每到此时，他总是滔滔不绝。生活上，干校的条件自然是无法与北京相提并论的，但是他告诉父亲：“……食量一直很大，每天至少一斤半。生活很好，顿顿大米饭、白面馒头，鱼、肉、豆腐也经常吃到，营养够丰富的。所以一切都可以放心。”而在生产上，叶至善先生往往着墨甚多，因为他被分在了养牛组放牛，所以在他的信中关于养牛的描述就特别多。穿牛绳、铲牛粪、住牛棚、给母牛接生、找跑丢的牛……这些劳动对于一个常年与笔杆子打交道的文化人来说，无疑是陌生的和辛苦的，但是叶至善先生却把这一难得的人生经历，当作是对人生的历练，对人生经验的丰富与完善，因此，在他的笔端讲起养牛的工作总是洋溢着快乐与自豪。叶圣陶先生也很喜欢听这些“养牛经”，所以至善先生就常在信中讲一些自己在农场劳动中遇到的乐事、趣事，古人云戏彩娱亲，不过如此吧。在这些信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至善先生为了减少父亲的担心，可能更多的是“报喜不报忧”，但这份纯孝之心，着实让人动容。

从1972年开始，干校生活归于平静，劳动任务减轻了，各类运动减少了。叶至善先生利用空闲时间开始填词。这一时期父子之间的书信中往往会有交流诗词、遣词用韵、典故修辞的内容，同时还会就各自阅

读文学作品的体会进行交流。这些段落展现了两位先生丰沛的学养，这种父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，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。

干校生活是那个年代诸多文化名人的集体记忆。至善先生笔下的干校生活辛劳而不失生趣，这应该与他豁达乐观的性格息息相关。他的这些记录，可以看作是当时历史的民间口述史，为关于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，增加一些不一样的表述。

限于篇幅，在编辑这本《叶圣陶家书》时，对部分内容有所删节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希望读者感受到叶圣陶先生的名家风采，体悟大师教育子女、经营家庭的智慧，在平淡的言行之中体悟安身立命、为人处世的哲学与智慧。

编者

大似穹廬始信然，草原一碧望中圓。
臨風呼侶笑相語，到此真知覆載寬。
孤騎飛馳迎遠人，笑呼下馬倍情親。
掀簾蒙古包中坐，共謂如歸忘主賓。
奶茶奶酒勸殷勤，掘地烹羊牛糞薪。
歌意舞姿多頌美，健兒駿馬草原春。
奔馳羣馬如濤涌，套馬男兒若有神。
尚欲不羈終受勒，顛騰無奈扣疆人。

以上訪陳巴爾虎旗牧區四絕句

朔波萬頃銀鱗閃，幾抹輕藍天際岸。
三山無樹更茫茫，頗覺相形笠澤軟。
烹炙炙陳盤，紫帳飲多。錄
休屢滿試
驚起白鷗閒，放艇看日
目心網遠開
寒上涼秋後，池面堅冰逾米厚。
凍雲籠罩玉琉璃，馳道隨開車馬走。
鑿冰發撈魚，手冰上攤魚，常百款嚴寒寧。

001 一九六九年

听人传说，一般是有亲投亲，有友投友，有人在干校的则家属投干校。我现在这样想，没有谁叫我离开，我当然不动。万一叫我投干校，则我在风阳与潢川之间挑潢川，与满子作为你的家属而投潢川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望你作个回答。

037 一九七〇年

想来北京也是春天景象了，丁香海棠就要开花。爹爹在风不太大的日子，可以到东单公园去走走，乘电车很方便。记得那里的迎春和榆叶梅都很盛。这里似乎没有什么花树，但是也难说，因为还没有开始放牧，我天天铡草，不离开牛场，没有时间到处去转。

鯉魚鱗陳盤案帳飲多欣杯屢滿試
鴛鴦起白鷗閒放艇看投魚網遠開
衝塞上涼秋後池面堅冰逾米厚凍雲
籠罩玉琉璃馳道隨開車馬走鑿冰
穿發撈魚手冰上攤魚常百畝嚴寒寧
有惜辛勞無失池魚豐產候

以上呼倫池二閣調玉樓春

沈竹柔銅宛轉絃紅巾揮拂隊迴旋歌
收踏足舞蹁躑一唱羣和齊頓拍移時
向轉徹雲天賡歌繼闋儘流連安代流
海搗哲盟引喉起舞欲忘形兒童翁媪亦
常能時出新詞非偶發當前歌頌吐哀
誠全場豪興更雲蒸

以上哲盟安代舞二閣調浣溪沙

書一九六一年舊作

葉聖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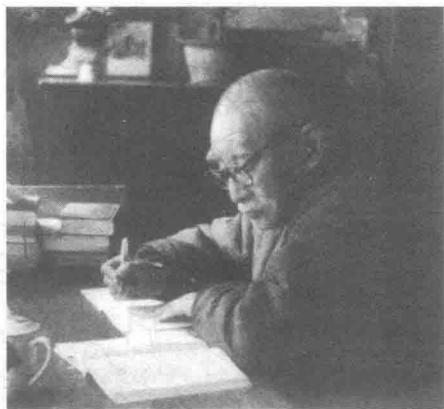
089 一九七二年

春天爹爹到南京去，已经和他们相聚了一段时间了，隔一段时间，他们再来北京，也不差，可能明年我就在家里了。爹爹精神很健，往后的日子还长得很哩，不要过于急躁。我还想过几年请一次长假，陪爹爹到各地去走走哩。

141 一九七二年

这回回家，说实话心里不很舒畅。好像处处都是矛盾，许多问题想不通，心烦得厉害，因此发闷发呆。青年人那种对什么事情都看穿了的想法，我也看不惯，很发愁，但是又拿不出道理来批驳。对自己的孩子，因为他们有病，又未免姑息。

一九六九年



圣陶先生在书房



圣陶先生七十五岁生日携在京全体家属于东单公园合影。



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，叶氏父子同游动物园。不久至善前往潢川团中央干校，父子二人开始千里传书。

五月二日

至善：

第二封信昨天收到。虽然想到什么说什么，把你那里的地理环境和工作项目都说到了，很足以满足我们的想望。字不容易认，但是仔细看都认出来了。有两处把“淮”字写成“渭”字，声音相近而误。

先把家里人的情形说说。我没有什么，坐在室内看看抄抄如常。上星期又独往三里屯洗过一回澡，饭后就去，到快洗完时才来了另一个客人。满子近来似乎好些，这是我从她外貌上看。大概睡眠时间比以前充足些也是一个原因，以前你早出晚归的一段时期，她睡眠太不足了。佳佳索性终夜跟奶奶睡，省得夜间睡了又搬过去，早上又搬回来再睡一会儿，老小两个的睡眠都得实惠。三午本说就要跟他们林场的工宣队下乡（距林场若干里），一面在农村受教育，一面帮做些记录抄写的事儿。后来又知工宣队暂时不下乡，就留在家里，到今天也有十来天了。据说到十号左右就要回林场了。大奎在北京医院扎针，已经满一个疗程（十次），说得停几时再去扎。小妹常说起的那种药，前几天托人带到了。现在叫“六八一”，表示是去年一月间试验完成的。大奎在北京医院听人说起那种药，兀真的大姊昨天来，说她的医院里也在推广那种药。是一种灰白色粉末。每天服三次，每次两克。药末放在调羹里，加些冷开水，像水注在石灰上一样，作沸滚状，且发热。待稍稍冷却，就吞下去。带苦味，故而加些糖。闻的时候，觉得那是石灰味。小妹带来五百克，够吃几十天。满子为大奎买了一个支在腋下的拄拐，四块多钱。现在大

奎走动，一边掖拄拐，一边支手杖。我说这样当然方便些，可是总盼望医药有效，从早把拄拐手杖都丢掉。

写在这儿，小妹的上月廿六日的信刚到。她说营里开活学活用毛著讲用会，她到营里帮做整理材料的工作，与营长教导员接触了几次，觉得他们爱护并教育青年人的真诚真是好。以下照抄小妹的原信。“我这次寄给爷爷的两份东西，一份是我和另一个同学整理出来的讲用材料，一个是我提的建议。这两个东西都引起营首长极大注意，一再帮我们提高认识，帮我修改，耐心极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，深受感动。毕竟能力有限，尤其是思想高度不够，还不能达到首长的要求。我寄给爷爷两份，让他看看，一是我来这儿以后，这是第一次写东西，又是在首长的指导下，想让你们看看。当然要从抓思想和政治上来衡量，也可以帮我修改修改，如果不累的话。看完了寄给爸爸。有什么想法和改法，爷爷爸爸批在上面寄还给我。”她的两份东西还没来，我看过就寄给你。

小弟来过简短的信，说寄去的皮褥已收到，附来一张照片，现在附在信里寄你。他那照片大概还是初到的时候拍的，他说看了照片可以大略想见他那里的山水状貌。他说家里收到的时候，他大概已经在那个境界里挥镐垦地了。话虽只是简短的一句，我想见他的坚定。

我告满子，出外时经过书店，可买几本《红旗》寄与你与小妹小弟。《红旗》目录前天登出，但是书店未必就有。我又想人民出版社或许会出单行本，如果出，一定多买几本寄出。

你动身之后，过一星期，老田也动身了。他是押运大卡车，坐火车去的。老田走后过三四天，史晓风也走了。晓风来过一次，谈了一点来钟。这回先发的共一百多人，分政工、业务、基建、后勤四组，主要去准备些简单房屋，以便其他的人可以继续前往。第二批何时动身，现在尚无消息。

晓风曾经参观过地下铁道。今天潘梅华来，他也去参观过了。他们都在木樨地的入口进去。那里的候车室是第二等（候车室的规模大小与装修程度分三等）。光线极亮，而绝不耀目。壁上有毛主席像，语录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纪事的浮雕。候车室的顶大约比我的小间稍稍低些。走出去到站台，站台两旁是轨道。每旁都有四条铁轨，但不是可以并行两辆车的两双铁轨，而是第一条与第二条靠得极近，第三条与第四条靠得极近，看来车轮是辗在第一条与第三条上，或是辗在第二条与第四条上的。为什么这样设计，潘梅华说不懂得。晓风光说每旁有四条轨道，不像老潘说得清楚。车没看见。据云每辆可乘二百人。开慢车一小时四十五公里，开快车九十公里，石景山到北京车站二十分钟。说国庆日可以通车。

至美回家去住，已有多日了。曾经往肿瘤医院再请诊察，医生说，过三个月光景，或者再注射以前注射过的那种药一个疗程。全日休假又继续一个月，到本月月中为止。宁宁尚未回校，似乎没有回校的意思。有些同学，去了又来了，自由得很。他们那个学校真该好好整一整。公子哥儿的派头，公子哥儿的生活，也能说一些革命话，然而只是说说而已，不整如何了得。

满子到龙兄处去过，龙兄没事了，十四日晚上公报发表，他也去参加庆祝游行。至于集中学习，那还是照旧。满子又到姑母家贾家去过。姑母家一切如常。祖璋尚未有下放劳动的消息。

你要买的东西，满子说慢慢地照所开来，凑齐若干寄出。

你离家之后，我到王家去过两次。伯翁还是每天去参加学习半天。文权润华都没事了。就写到这里暂止吧。

祝你精神愉适。

圣陶

五月二日下午三点半

注：

满子：名夏满子，叶至善先生夫人。一直在家操持家务。

佳佳：名叶丹，叶圣陶先生的重孙女，三午的女儿。

三午：叶至善先生长子。当时在北京密云林场当工人。

大奎：叶至善先生的次子。当时为黑龙江泰康印刷厂工人。

兀真：名姚兀真，叶至善先生儿媳，三午的爱人。当时是北京某工厂技术员。

小妹：名小沫，叶至善先生女儿。当时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依兰农场战士。

小弟：名永和，叶至善先生幼子。当时在陕西延长县插队。

老田：名田根和，叶圣陶先生的邻居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是叶圣陶先生的司机。

晓风：即史晓风，叶圣陶先生的朋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是叶圣陶先生的秘书。

潘梅华：夏满子的侄女婿。一九三〇年生，浙江余姚人。叶圣陶先生称他“老潘”。当时在山东邹县干校。

至美：叶圣陶先生的女儿。当时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翻译。

宁宁：叶圣陶先生外孙女，至美的女儿。当时在哈尔滨军工大学就读。

龙兄：名夏龙文。夏满子的二哥。叶圣陶先生称他“龙兄”。当时是新华书店病休职员。

伯翁：名王伯祥，叶圣陶先生老友，当时是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文权润华：王伯祥先生的女婿聂文权、女儿王润华。

五月二十一日

至善：

盼你第三封信盼了好些天，昨天盼到了，写的方面很广，让我们知道得很多，大家都安慰。一个坐办公室坐了二十年的人，现在完全成为体力劳动者，真是巨大的转变。这转变不可能不影响思想，不可能不影响世界观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想想现在像你这样的人，全国不知有若干万，还有像小妹小弟那样的青年，全国又不知有若干万，他们同样处在这样的巨大的转变中，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精髓。

大奎这些日扁桃腺肿，影响到关节炎，疼痛颇甚。前天请了七条门诊部的医生来，给他注射油剂潘尼西林，又给了有关风湿和止痛的药片。昨今两天觉得舒服些了。北京医院扎快速针还是间日去，现在第二个疗程快要完毕了。

你对三午的说法，我同你一样想。我偶尔暗示地说过，他似乎不大起反应。

就外表看，满子似乎近来好些。睡眠时间比冬令多了。面貌间也不见疲乏之色了。这些我在前次信中记得也写过。她为了全家的吃的用的，一跑出去就是三四个钟头，这儿等候，那儿排队，想想也感到吃力，但是她不以为苦。最近祖璋夫人也患了乳癌，住在政协附近的那个医院里，本星期内要动手术。满子已经到医院去过两次，手术之后总还得时常去探望。龙文近来又胃出血，血从大便道路出来，因此请假在家。这两人的病况，对满子自不免多些忧虑。

上星期日，部中又开大会，是“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”。我去参加了，工宣队同志作报告。来回乘车，坐着听人说话（听不清，特意用心去听，还是模模糊糊），自己也说一些，半天工夫，确感吃力。但是他们照顾我们，把学习时间减到每周两个半天，我就抱定宗旨，非万不得已，总要按时前往。

昨天寄出一本《红旗》，想先到。《红旗》真不容易买，机关里集体购买，书店发行，每日一早排极长的队。前天满子出去得早，见书店运进的《红旗》多，就排了队。买了三本，一本寄你，一本寄小弟，一本我留下。

以后再写吧。

祝你一切都好。

圣陶

五月廿一日上午十点

注：

龙文：名夏龙文，夏满子的二哥。当时是新华书店员工。

祖璋：名贾祖璋，生物学家，开明书店编辑，叶圣陶先生老友。夫人是金幻霞。

六月十六日

至善：

来信都看过。你叫我出去必须带硝酸甘油片，你放心，我是一向带的，玻璃管里装两片，放在衣服左边的口袋里。协和出来的时候，拿到十片，吃过几片，现在已经弄不清楚，因为与张家老太太给我的十片放

在一起了。我看形状与协和给的完全相同，就放在一起，但是究竟是“复方”还是非“复方”，无从确知。张老太太到了上海，又为我在上海代买一瓶，一百片，托人带来，瓶上写明“硝酸甘油片”五个字，没有“复方”字样，按说该是非“复方”了，但是吃的时候带点儿甜味，与以前吃过的味道不一样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一瓶里头，我也吃过十来片了。

我出去乘车，起初见车中挤些就不敢上，后来敢于挤上去了。人家见我白发白眉，又拄一根手杖，往往肯让我坐，卖票员也往往说“谁给让一让”。车上有得坐，就没有什么疲累了。学习已经去了六个星期，十二回，又加一回批判斗争大会，共十三回。最近学习新指示和社论，上星期四我谈了四五十分钟。好久不在集会中说话了，一开口还是老习惯，喉咙很响，回来后相当疲劳。我们的一组，一般是各人谈谈个人过去的历史。五个人只两个人谈了，而且其中一个谈了五次还没谈完。此人一口湖南话，我听不大清楚，事情又复杂，我只觉得糊里糊涂。将来轮到我谈，我想（写个摘要）至多两次可以谈完了。如果要我写下来，那就比较麻烦了，我觉得现在不能够用心写什么了。

大奎注射又服药，现在好得多了。居然能去挤车，只掖一个拐杖。三午说要回林场去了，大约三四天内动身。亦多从山东来，带两个孩子，住在我家东屋里。大的女孩子出了麻疹，据说北京地区因为预防，基本上没有麻疹了，是从山东带来的。而佳佳这些日子常常不舒服，有时发高烧，过些时退了，大家想，也许是染上了。昨天到七条门诊部求治，医生断为肺炎，给她注射了什么素。昨天晚上又发高烧，今晨又好些了。此刻由满子、兀真带她到儿童医院去看了，尚未回来。病痛不断，确也叫人心烦。

祝你一切好。

圣陶

六月十六日上午十点